



打开春天

灯彩，照亮回乡的路

□ 洪忠佩

乡村有地戏，乡戏有傩舞。在我看来，这些在婺源民间文化中，都称得上是小众的。而能够让家家户户参与其中，撑起大场面的莫过于灯彩了。那是婺源民间艺术在乡村大地呈现的诗意，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形式去迎接一个个春华秋实的日子。

在灯彩之乡的婺源，板龙灯属于婺源灯彩的“主角”。此外，还有滚龙灯、草龙灯、人物香灯、桂花灯、动物灯、宝塔灯、莲花灯、屏灯、蓬灯，等等。尽管形式多样，而主题始终贯穿“春祈秋报”与“庆祝丰收”。

“婺源灯匠夺天巧，做出新灯极精好。”舞板龙灯成为婺源乡村迎春的传统风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一条板龙灯，就是千百年来乡土美学的呈现，透着民间剪纸、美术、音乐的传承。梅兰竹菊，花鸟鱼虫，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一个图案一个寓意，镂空的纹饰，玲珑、通透。一组图案扎裱一盏花灯，两盏或四盏花灯为一板，成双成对，再一板一板连接起来，组合成龙的模样，那是剪纸与烛光共同汇聚的河流，是父老乡亲用激情点燃的河流。

如果归类起来，婺源板龙灯应属大型游动性的灯彩。通常，村庄人丁越旺，意味着板龙灯的板数越多，也就越长。想想，一个村庄两三百人共同舞动一条板龙灯已经非常壮观了，何况县城还是三四条板龙灯交会呢。

在家乡父老的俗语中，舞板龙灯也称迎灯，抑或驮灯。事实上，板龙灯是由一板板长方形的木质“灯桥”“灯楔”，以及篾扎纸糊的花灯组成“龙身”，前后还有栩栩如生的“龙头”“龙尾”造型。

乡村的夜，仿佛是从后龙山和村庄水口开始暗合的。天上的星光、月影，还有民居堂前的灯盏，点亮了乡村的夜晚。而点燃一年年春节民俗风情的，必然是板龙灯，一家一户连接起来舞动的板龙灯。这是民间文化与智慧之光。舞板龙灯，好比是一根点燃我记忆

的引线——锣鼓喧天，烟花鞭炮此起彼伏，催灯、接灯、拜龙头，还有拖灯、打旋、翻蛇皮，龙腾虎跃，人潮涌动，堪称乡村春节的“嘉年华”。

正月十三，是婺源传统的起灯节，十五为闹元宵，到了十八才是满灯的日子。似乎这样的日子，在舞板龙灯中连着冬去春来，连着春华秋实，千百年都未曾改变。在我记忆中烙下印痕的，是老家轮溪村的一年春节，天降大雪，村庄山野白茫茫的一片，路上积雪很厚，踩上去都咯吱咯吱响。没想到，到了起灯的夜晚，舞板龙灯照常进行，吹鼓手起承转合，而那迎灯舞动的光影，分明是激情迸发的精神火焰。观灯的人呢，亦步亦趋，恍若走进了童话般的世界。

一年正月，作家庞培从江苏到婺源过元宵节，入住星江街边的友好宾馆。庞培是第一次走进龙灯起舞、万人空巷的现场，看到催灯锣和灯球引路，各式精雕细刻的蓬灯紧随，蔚为大观的板龙灯呼应而出，宛如巨龙舞动。街道两边的观灯者呢，扶老携幼，手提花灯，一个个踮起脚尖，呼声四起。现场令人动容的情景，让他激动得不禁泪流满面。在《婺源的夜》中，他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起风了。一阵风使我从祖宗的族谱中/斑驳脱落……亭台楼阁，树草山水/我的一生精雕细刻/花鸟鱼虫，人物走兽/我的未来如醉如痴。”

即便多年后，我与他回想在婺源一起看舞板龙灯的情景，仍然有暖暖的欣喜。

记得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时，我曾去鄣山、西冲、虹关、盘山、江湾、汪口、庆源、赋春等地做田野调查，得知婺源不同村庄的龙头造型也有不同，有“木鱼脑”的，有“蜻蜓鳃”的，有“鸭嘴龙”，也有“犄角龙”。仔细去看，发现龙头纹饰却离不开“喜鹊衔梅”“双凤朝阳”“鸳鸯戏莲”“高冠晋爵”等吉祥寓意的图案，还有两边插着“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字样的三角旗。无论造型，还是纹饰与文字内容，都充分显现了民间艺人的想象和创意。

挨边年底，已然又到了准备灯彩的日子。此时，也是我喜欢的节奏，走村入户，与民间艺人聊天，听唢呐，观割花，看扎裱，不亦乐乎。在民间艺人中，有一部分的中年人，大多是年逾花甲的老人，甚至还有耄耋老人，每一个“行当”都传承有序。由此，我先后结识了俞泉流、汪宣烈等灯彩传承人。无论是刻刀之下，笔墨之中，还是一扎一裱，他们一双巧手像变戏法似的，逐渐变出了心目中理想花灯的样子。在上海从事职业摄影的詹东华亦是如此，他多年坚持回乡拍灯彩，用图片、视频传递思乡之情。每一个龙灯起舞的夜晚，他的画

面语言都是滚烫而激情四溢的。

庆源、虹关、桃溪、汪口一带的板龙灯，可谓名声在外。流淌在村场上、街巷中的，是舞板龙灯和观灯的人流。在庆源，我听到了“梳梳头，插插簪，到庆源看十三”的民谣；到虹关，我看到墙上红纸张贴的是村文化理事会关于经费来源，以及灯彩材料支出费用的榜单；进桃溪，村里还有“迎龙灯会”，按“会次”交接迎灯事项；入汪口，民间艺人则把婺源特产——荷包红鲤鱼，以“鱼灯”的形式扎裱、舞动起来，寓意“吉庆有余”。

不承想，随着婺源乡村旅游的兴起，高速公路和高铁的相继开通，还有人口的流动，舞板龙灯的日子悄然发生了变化，逐渐演变成了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节庆符号。即便在偏远的乡村，舞板龙灯的日子也不局限于元宵节了。甚至，有的村庄根据春节人们往返时间的规律，提前到了正月初三、初五、初七。然而，无论是何时，抑或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我在灯彩中看到了一双双期盼和凝望的眼睛。

有个场面，至今还在脑海中萦绕。十多年前的金秋，在婺源举办的乡村文化节上，全国各地具有非遗代表性的灯彩汇集紫阳广场，每一盏都融合着乡土家园的暖意——天南地北的灯彩表演者，以独特的方式展示家乡的灯彩。一旦夜晚灯彩点亮，牵动的是各地浓浓的乡情，还有关注的目光。当吹鼓手十番锣鼓响起，婺源板龙灯昂头摆尾进入现场时，一片欢腾。刹那间，我的眼里也有了潮意。

哦，如果我们血脉里有一个共同的遗传因子——那便是中华民族龙的图腾。

那一夜，是舞板龙灯的光影唤醒了我漫长的记忆，彰显了婺源乡村文化的特色，演绎着父老乡亲迎吉纳祥的欢愉，一个个舞者，以及观众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哐——哐哐——哐哐哐——”随着催灯锣响，又到了婺源乡村“非遗过大年”——舞板龙灯迎春接福的日子。在冬去春来的夜晚，那一盏盏集结的灯彩，如同明月般牵引着思乡人的目光，照亮回乡的路。

灯彩暖心，春光可期。在父老乡亲心中，那灯彩点燃的将是一片又一片绿色的丰饶。

街巷被灯笼和春联染红
甜香从果盘飘向半空
我们把酒坛的封泥轻轻掀开
柜子上的爆竹已等了一整个秋冬

炊烟裹着乡音在屋顶缠绕
邻家的砧板传来均匀的切菜声
孩子们还在数着剩下几天过年
男人们已把锈蚀的犁头擦亮

听啊，所有辛劳都在风中变得松弛
家乡的门环响动，推开沉甸甸的乡愁
那棵被霜花喂养的柚子树垂着手臂
正捧着沉甸甸的团圆喜迎回家的人

看啊，细碎的花梅举起颤动的火焰
河岸的迎春正用金黄打开春天
是时候了，冰雪正在消融
把一汪春水，献给奔跑的河流

那匹鬃毛飞扬的瑞兽引颈嘶鸣
已将前蹄踏进了纪年的绳结
它昂首挺胸，驮着的
是希冀，是整座渴望返青的山院

所有未拆封的祝福悄悄发芽
当所有未说出的好梦都将成真
第一枚柳芽垂向朝南的巷口
春联上的火苗开始蔓延

当我们撕去最后一张旧日历
一匹骏马正跑过苏醒的大地
它奔腾的蹄声就像春天的惊雷
这是送给季节最诚实的礼物

而大地以辽阔的胸膛接纳
并报以绵长的回馈，以蓬勃的朝气
在每寸渴望拔节的泥土里
播撒它奔流的血脉



腊月糖香

□ 王美霞

年关将近，家家户户忙开了，砧板上正在剁肉，锅里在炒豆子，闲杂人等在大扫除，这份忙碌把年的气息酿得愈发醇厚。而在这所有年味儿里，最让我牵念的，始终是那缕从腊月红薯里熬出的糖香。

家乡的水田金贵，人均三分田像块补丁，种两季稻谷刚好够掺着红薯填肚子。村里人过日子精打细算，熬糖这种费粮食的事，从不用白花花的大米，眼睛都盯着屋后山坡上的红薯。收红薯的日子是秋日里最热闹的，大人挥着锄头挖，孩子跟在后面捡，红薯叶上的露水打湿裤脚，泥土裹着的红薯在阳光下蒸腾出踏实的暖意。大部分红薯会成为冬日主食。清晨的灶台上，红薯块蒸着白米滋滋作响，蒸汽漫出来时，米香混着红薯香气诱人；傍晚的铁锅里，红薯稀饭熬得稠稠的，勺子舀下去能拉出丝，喝一碗暖到心口，夜里做梦都是甜的。而最金贵的那些，会被小心地放进地窖——那是腊月熬糖的家底。

进了腊月，爸爸便会扛着梯子去地窖。掀开盖在地窖口的石板，一股混杂着泥土与红薯的暖气扑面而来，偶尔还夹着丝丝的霉味——那是个别红薯扛不住，悄悄烂了心。爸爸踩着梯子下去，在昏暗中把烂薯挑出递上来，妈妈在上面接住丢在一边。好的红薯则被装进箩筐，爸爸托举上来，妈妈小心翼翼地接住。

清洗红薯是件苦差事。池塘的水结了薄薄冰，妈妈用竹竿敲开，冰水溅在手上，瞬间冻得通红发麻。爸爸把红薯倒在青石板上，一个个搓洗，薯皮上的泥渍混着冰水往下淌，在石板上积成小小的溪流。洗干净的红薯码在竹筐里，红通通的像小娃娃。回到家，妈妈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拿着菜刀削皮切块。

熬糖那天，奶奶天不亮就起身，灶屋里两个铁锅同时忙活：一个煮红薯，咕嘟咕嘟冒着泡；一个熬稀粥，米香袅袅缠上房梁。红薯煮得能用筷子戳透时，奶奶把提前发好的麦芽撒进去，借着灶膛里的余火焖上半个小时，让糖分慢慢渗出来。这时的红薯已经软得像泥，奶奶用铜铲一压，就能碾出金灿灿的浆汁。

早饭后，真正的熬糖开始了。洗干净的饭锅里架块木板，奶奶把洗好的纱布袋铺在上面，把红薯泥舀进去。袋子渐渐鼓起来，像只吃饱了的肥猫，橙黄色的汁水顺着纱布的纹路往下滴，起初是断断续续的珠儿，后来连成细线，哗啦啦落进锅里，溅起细碎的甜香。奶奶双手攥着袋口来回晃动，手腕上的银镯子叮当作响，直到汁水不再滴落，她便把袋子拧成麻花，使出浑身力气挤压，最后剩下的薯渣，挤不出一滴汁水。

灶膛里的火也烧得讲究。先用茅草引着，再架上劈好的粗木柴，火舌舔着锅底，映得奶奶的脸颊红扑扑的。一大锅汁水泛着黄绿的光，稀得像米汤，得用大火猛熬。奶奶时不时起身添柴，或是用火钳把柴架空——“火要空心”，她总念叨着，火心空了，才能烧得旺，烧得匀。她手里的铜铲从不闲着，顺着锅底慢慢搅动，划出圈圈涟漪，防止糖汁粘在锅底，结出焦黑的疙瘩。

我和妹妹一直盯着灶屋的动静。闻着越来越浓的甜香，脚就像被粘住了似的，守在灶屋门口，眼睛盯着那口锅。奶奶被缠得没法，便让我坐在灶门口看火：“看好了火，等会儿给你吃锅巴糖。”这差事看着简单，实则磨人。此时，灶膛里的火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得盯着柴禾的燃烧速度。坐久了，脸被烤得发烫，屁股硌得生疼，腰也酸得直不起来。可一想到奶奶说的“锅巴糖”，便又耐着性子守着。

熬到午后，汁水渐渐浓了，颜色也变成了琥珀色，锅里开始冒出细密的泡泡，像无数小鱼在吐气。这时得换小火，奶奶搅动的速度也慢了，铜铲划过，能在糖汁里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她用铜铲轻轻刮着锅底，铲下一点凝结的糖渣，吹凉了喂到我嘴边。那糖渣硬硬的，甜得有些粘牙，我含在嘴里，连舌尖都在发颤。妹妹见了，在一旁踮着脚嚷嚷，奶奶笑着也给她铲一点，两个小馋猫便捧着糖渣，在灶屋门口的暖阳里慢慢嚼。

如今的腊月，村里很少再闻到熬糖的香气。那口带着烟火气的甜味里，藏着一个村庄的日子，藏着一代人的念想，像窖里的红薯，越陈越香。

优雅地吃一块肉

□ 曹诚平

老家过年的风俗，是有钱没钱，杀猪过年。记忆中，每年一进入腊月，村村头尾便每天都响着捉猪上屠砧的叫喊声。三四个大汉，揪猪耳朵的揪猪耳朵，提猪尾巴的提猪尾巴，揪猪腿的揪猪腿，一声“走”，将一头大肥猪从猪圈里扭送出来，一声“起”，将大肥猪按倒在屠砧上。杀猪佬磨刀霍霍，放血、褪毛、开膛、砍肉，一气呵成，熟练无比，堪比庖丁解牛。

在我老家，过年必须有仪式感，而在这种仪式中，杀年猪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过年不杀猪，等于没过年。那时候，人们还很穷，但对于过年是绝对不敢马虎的。再穷的人家，也一定要杀一头猪。家里有几头猪的，一定是挑最肥的那一头杀。家里只有一头猪的，也毫不吝惜。家里实在没有猪的，就东家赊几斤肉、西家借半副肠、南家买一斤猪肝、北家讨两碗猪血，凑齐一头猪身上所有的零部件，也算是杀了年猪。

记忆中，我家每年也是要杀猪过年的。和大多数庄户人家一样，我家每年养两头猪，从开春养到年尾，一般能养到两百多斤。进入腊月，父亲从猪圈里捉出一头猪，五花大绑，装上板车，送到乡食品站卖掉。拿到钱，笑开颜，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添一件新衣服，买一些油盐酱醋。当然，父亲还不忘托人从县城里买几本好书，在农忙之余读得津津有味。剩下的钱要留着，等开春时去捉小猪崽。另外一头猪，则杀来过年。两百多斤的猪，一百多斤肉，加上心肝肺肠，装了两箩筐。母亲满心欢喜，炖上一大锅肉，香气腾腾，我们放开肚皮吃。每年只有在杀年猪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嘴馋，吃个肚儿圆。

剩下的肉，被母亲腌起来，挂在柴火灶上熏一个多月。直到今天，我还迷恋正月里坐在灶膛前烤火，闻着腊肉香味的那种幸福感。有时候，母亲看我饿了，就拿起菜刀，割下一块，将一根小棍削尖，穿上腊肉，放在柴火上，烤得滋滋冒油，香气四溢。我鼻孔

凑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让烤肉的香味渗入每一个毛孔，然后才舍得小口撕咬，细细品味。那份满足，那份幸福，不是今天衣食丰足的我们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所能体会到的。

我一直不理解，在我的老家，为什么过年非要杀猪。有一次，母亲的一番话，让我恍然大悟。我七岁那年，第一次一个人走十几里路，到舅舅舅妈家拜年。出门前，母亲一再叮嘱我：“到了舅舅舅妈他们家，不管他们怎么劝，都只能吃一块肉，哪怕他们把肉夹到你碗里，你也要放回钵里！”

我不明白，大过年的，家家杀了猪，为什么只能吃一块肉？母亲和颜悦色地说：“过年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客人，如果每个人都放开肚皮吃，肉很快就会被吃完。做客的只吃一块肉，既解了自己的嘴馋，不会吃相难看，又不至于让主家钵里空空，觉得没有尽到待客之道感到难堪。钵里剩下些肉，是为了让主家体面，也让自己保持优雅。”

我至今依然为我的老家人感到自豪，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我的老家人，即使在从前那种仓里空空、肚皮瘪瘪的岁月，依然用他们那种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保持着他们那种最庄重最神圣的礼仪，保持着他们那份最高贵最传统的优雅和体面。

我记住了母亲关于优雅、关于体面的生动论述。成年以后，在我遇到波折时，即使内心再苦再累，也尽量让自己的脸上保持一抹处变不惊的微笑。也有两三年时间，我不停上岗，又不断失业，身心备受折磨，但每次出门，我依然衣着整洁，面带笑容，不失优雅，不失体面。

什么叫优雅？什么叫体面？所谓优雅，所谓体面，就是我老家人在过年时，即使家徒四壁，即使身无分文，也要杀一头猪过年。这不是穷装，也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面临任何艰难困苦，都要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信心，活得有希望。

以奔马之势翻开春天

□ 熊加平